

飘洒的雪花

冬来了，还有叫嚣的北风，那么张扬那么肆虐。妈妈的电话也紧跟着来了：“天冷了，多穿点，别怕不好看。”挂了电话，就不再冷了。年幼的时候，被母亲一层一层地裹着衣服，像个圆圆的大粽子，那个时候，不害怕冬天，因为不冷。长大了，被母亲的叮咛一遍一遍的包围，虽然远在千里，神奇的母亲啊，依旧可以把温暖跨越千山万水地送来。长大了，依旧不害怕冬天，因为有妈妈在，哪里的冬天都不冷。

下雪了，自然馈赠了我们世间最精湛的美。剔透晶莹，棱角中是和谐的美。捧起一片雪花，附着自己冻红的脸庞。岁月精美，凝固的微笑该是生活多美好的瞬间。远处被裹得胖墩墩的孩子，一扭一扭的走在落雪的小路上，孩子走得很是小心，身后是一串串洁白的小脚印。亲爱的孩子啊，祝福你，人生的路，也能走得这么谨慎认真，让爱你的人都能清晰地看见你坚实的小脚印。

你问我：“冷不冷，你个笨蛋，从不懂得啥时候穿啥。”我一阵愤怒，总是这么没大没小地欺负我，等着我再把雪球扔进你衣服里。思绪回到那个很久以前的日子，那个小镇的街上，我的步子渐渐赶不上日益长高的你，我就预谋已久地把一个小小的雪球扔在你的衣服上，你愤怒地把大衣脱下来，那么霸道地裹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你原来总是那么霸道地呵护比你大的姐姐。我一阵思念，一阵欣慰，一阵自豪。冬

天能让我家的老宝贝疙瘩，长得更快。

“绿蚁新酿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提着个凉小包，冲进好友的住处，厨房一阵忙乱，换来了热气腾腾的小火锅，沸腾的水上飘着绿色的青菜，也沸腾着我们的欢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摸摸吃得发胀的肚子，叫嚣着减肥的口号。我们的友谊在寒冷的冬天，为着一顿简单的火锅再一次升温。生活的路，似乎很遥远，寒冷的冬，似乎很慢长，可是有了你，我让寒冷沸腾了。

摘下手套，匆忙把手伸进你的脖子，却舍不得让你冻着，只用指尖碰碰你的肌肤。看你一惊后爱怜的目光，融化了我一天的疲惫和寒冷。捧着冒着热气的白开水，看着窗外银装素裹的世界，伸手在有着呵气的玻璃上写下：“一辈子和你守着似水流年。”回头，看见你欣然一笑，我们的世界四处荡漾着春天。

曾经一度，很是惧怕冬天，叶儿落了，花儿谢了，苍茫和萧条让人看不见一点兴奋的气息。走过了春的期待，走过了夏的热烈，走过了秋的成熟，也明白了冬的味道。安静，安静得让我们可以蜷缩在角落，看得清自己灵魂走过的脚印。积蓄，飘洒的雪花，孕育着春天新的希望。苍凉，演绎一种生命别样的味道，没有谁会是一路缤纷的，懂得欣赏冬的萧瑟的人，才看得懂春的别致。

（摘自《吉林日报》白国宏/文）

在我办公室里，唯一挂着的书法作品是莫言写的。不但因为喜欢内容，也喜欢他的左手书法风格。

我和莫言的交往用得上“不打不成交”这句俗语。1988年10月我在《读书》发表了题为《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后来知道，夏衍、王蒙等前辈也颇为关注，当然也引起了一些猜疑，以为我有什么背景。其实我当时年轻气盛，有些人较劲，比如大家说马原小说好、莫言小说好，我就说他们有缺点。

在“批判”莫言之前，我写过一篇《马原小说批判》。马原正火得不行的时候，这篇文章有泼凉水的味道。两年之后，我在《文学自由谈》上读到马原写的《批评的提醒》一文，非常冷静地反思自己写作，说读了“王干君的

鸡肋与鸡腿

最早知道“鸡肋”，还是中学时读《杨修之死》那篇白话古文，得知“鸡肋”其实就是鸡的翅尖部分，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代表心绪纠结。

准确地讲，鸡肋“弃之可惜”的日子，应该追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远的时光。一只鸡从破壳而出到下蛋，最快也得半年的成长期。那时的餐桌，别说“鸡肋”，就是一点鸡皮、鸡骨头，都是稀罕物。尽管很多家庭也养鸡，那多半是为了下蛋，非特殊时令是舍不得吃的。只有逢年过节，餐桌上才能见到鸡肉。

正由于吃鸡的机会少，吃鸡也是极有讲究的：两只鸡大腿，分别要挟给家里最年长的和最年幼的；如果年长的人是父母，往往还会转到别的孩子碗里。那时的家庭，多数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老大吃鸡腿的机会相对要少，碰上孩子多的家庭，连尝鸡小腿的机会也不多。而孩子们吃完鸡腿，往往意犹未尽，鸡脯肉，包括大翅膀都不会放过，做父母的，只有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品尝鸡肋、鸡爪和鸡杂的份。

在“无鸡不成宴”的年代，有鸡吃的日子，无疑是非常开心的。尤其是父母每次看儿女们风扫残云后的那一副充满爱怜的眼神，似乎那一只只鸡腿上的营养，马上就会变成他们明天粗壮的胳膊和腰脚。奶奶当年，甚至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传说，大意是谁吃够了一只只鸡翅膀，

谁就能飞起来。若按当时一年吃鸡的数量，以及每个人吃上鸡翅膀的概率，要实现“飞起来”的理想，起码要活到200岁才有可能。

世易时移，轮到他们做父母的时候，餐桌的内容已日益丰富。这时候才发现，不知何时起，鸡腿居然成了餐桌上的“鸡肋”：以前是几个孩子抢一只鸡腿，现在是几个大人哄一个孩子吃鸡腿，而且哄来哄去，鸡碗里剩下的内容，仍然是鸡腿。大人们不吃鸡腿，除了疼爱孩子外，还因他们中很多人患有“三高”，怕营养过剩；孩子们不吃鸡腿，多因他们的胃口早给洋快餐的炸鸡腿宠坏了。

而今，不光是鸡腿，人们进餐馆，往往极少吃鸡了。个中原因，不光是市场上的饲料鸡失去了往日的风味，更有那些添加了生长剂的速成鸡，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损害着人们的健康。只有节假日下乡，看望农村亲戚的时候，才从那些家养的土鸡中，依稀寻回一些当年的记忆。面对一个鸡腿和鸡肋同时过剩的时代，习惯怀旧的人，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有时候真想穿越到过去，和逝去的亲人们一起，重温餐桌上那些美味无穷的鸡宴。

那天，随团参观一家中学食堂，不知有意无意，窗口的菜单下面，“鸡大腿”给写成了“鸡大退”，忍俊不禁之余，忽然感觉到这个别字里饱含的，又不仅仅是幽默。（摘自《羊城晚报》蒋 平/文）

温柔的陷阱

动物世界里，无奇不有。据说在非洲，有一种体格健壮的黑驴，每到夏天的夜晚，星星在晴朗的天空闪烁，四周一片寂静，万籁无声时，这头黑驴就会来到原野上吃鲜嫩的青草。

这时，就会有一只娇小的蝙蝠飞来，飞到黑驴旁边，并伸出舌头，舔着黑驴的踝部，很轻很轻。黑驴似乎开始有些不太习惯那种痒酥酥的感觉，只能用尾巴来回扫动。但时间一长，黑驴觉得非常舒服，它就不再烦躁不安了。原来，这时的黑驴已经被

蝙蝠给麻痹了。过了一会儿，蝙蝠就大胆地在黑驴的踝部咬下一小口子，开始慢慢地吮吮它的鲜血。后来，飞来很多蝙蝠，一只跟着一只，轮流吮吮黑驴的鲜血，黑驴依然毫无知觉，依然在吃青草……

不久，黑驴便颓然倒地，一动也不动了。

我想到，很多时候人也很容易犯同黑驴一样的错误，被温柔的假象所迷惑，不知不觉陷入到温柔的陷阱里，无法自拔，然后走上毁灭之路。（摘自《衡阳晚报》刘浩然/文）

我和莫言不打不成交

表扬，百分之四十九批评，还是表扬为主。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见面是这样的结果。后来我写文章继续锋芒毕露，没想到碰到马蜂窝，才知道作家并非都像莫言一样大度。

之后又陆陆续续和莫言有些接触，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春天在扬州召开的一次笔会，当地最希望莫言能够前去采风，时值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揭晓，呼声极高而在初选时唯一全票的《檀香刑》光荣落选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然也出乎莫言的意料。因为扬州是我的老家，当地有

曾听香港上流社会盛传一件怪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此事发人深省。

话说有一个豪门婚礼，席设六星级酒店。一般婚宴，必会安排一套短片，包括了新郎与新娘从小到大的照片，以及二人相识、相恋的过程，让在座嘉宾观赏。当晚，这套“新人短片”放映到最后，出现的画面居然是新郎与伴娘的亲密镜头与照片，全场嘉宾哗然。短片播映完毕，新娘上台，对各亲友解释说（大意）：“由于我无法向你们逐一解释我为什么不能与今晚的新郎成婚，故此把这些照片放映了，让你们都明白我的婚礼必须告吹。多谢各位拨冗光临，既来之则安之，敬请你们继续饮宴。散席后，请在酒店接待处领回你们送

给我们的结婚礼品。”

我没有被邀参加这个婚宴，是否属真，无法作实。

真是假，并不相干，不妨把我们朋友之间对此事的意见写下，十分有趣，也饶有意义。

有听者跳起大拇指赞新娘，说她十分有勇气，敢于公然把未婚夫移情别恋之事在结婚之夜公开。认为这是对负心汉的最“犀利”惩罚。

另有听者，大摇其头，认为新娘这种做法过分了。对她这种大胆作为，未敢苟同，认为日后这新娘子要另找归宿可难

我的熟人，让我动员莫言前来。我没把握，因为我除了写过批评莫言的文字外，之后并没有写过他的评论。我就在电话里如实地说扬州方面的诚意，也希望能去我的老家看看烟花三月的景致。他犹豫说，明天再定。第二天，他问我，还有哪些作家，他一听名单就答应了。当时带队的中国作协的领导张建也很高兴莫言能够参加这样一次活动，在扬州采风期间，莫言和作协的人配合得很好，《檀香刑》不幸落选的事好像没发生一样。

莫言近来爱上了书法，他爱写大

字，气势磅礴，但说实在的，还是能够看出一些钢笔字的痕迹来。现在很多作家爱写毛笔字，但基本上是钢笔字的放大，而硬笔和软笔是有很大区别的。我有一次在会上说到这个问题。2009年底，在一个饭桌上，莫言说用左手写字了，我说肯定会比右手好，因为左手没有那些坏习惯。就讲求字。第二天，莫言发短信给我，说你是客气问我要字的，我写好了。给我地址，快递过去。我收莫言的墨宝，异常喜欢，他左手书法果然没有被污染，拙朴中带着稚气，像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样，干净、单纯，带着乡村少年的淳朴。内容也好：“不抓不挠佛说遇蚊虫叮咬忍之 我说逢小人追骂乐之”。

我用镜框装上，挂在办公室墙上。（摘自《北京青年报》王干/文）

一分钟知道自己的决定。保护父母的感受，尊重他们的意见是需要的。

其次，做得自己伴娘的绝大多数是情同姊妹的闺中密友，如果发现一男一女的两个自己挚爱原来相恋，不妨坦白地问问伴娘，究竟是一时激情，还是真心相爱。如果是后者，我倒希望自己能勉励自己，有容人之量，成全二人美事，不妨在当晚向嘉宾说：“反正你们来饮喜酒，要看到佳偶天成，就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二人吧！”我相信，这个方法可能比较能为自己赢得支持。

你们如果是当事人，又会怎么样呢？今天的这篇文章，且视作我和你们玩个智力游戏好了。

（摘自《新民晚报》梁凤仪/文）



【 乌龙窖藏酒 】

将精选出的优质原浆酒盛入陶质容器，贮藏在地下的酒窖内。由于原浆酒未添加白酒以外的任何物质，其酒分子仍保持着很好的稳定性。在窖藏的过程中，醛类等刺激性物质大大减轻；同时还降低了乙醇分子的活度，使酒质和口感变得绵软、柔和。窖藏的时间越长生成的酯类就越多，酒的香气就越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除杂增香。假以时日，所藏之酒必成上品。唯时间见证品质！

乌龙窖藏酒是乌龙酒业集团2012年精心打造的核心战略性产品，现已强劲上市。高贵的产品品质、棉柔淡雅的口感、精美典雅的包装，让你拥有尊贵之享！

河南淮滨乌龙酒业集团 品鉴·招商专线：0376-8122966 / 15637621888



1寸窖泥 1寸金的文物老窖池文物如果只是展品，它的价值只保留于一时。第三次国家考古大发现，元天明初老窖池，至今仍用于口寸窖陶实际生产。每一块窖泥里，都富含铁质几百种的微生物菌群，正是这些上亿与地壳老窖泥，才让口寸窖的风格更加独特。以窖为窖，自然窖泥如金。

真藏实窖 杯酒如金

窖

诚招县级以上市场口子窖代理商 电 话：李经理15037617279 宋经理：18656118818

中国名酒之乡 中国白酒第一品牌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中国白酒工业协会 河南省白酒行业协会 三代的传承 真藏实窖 诚信天下